

专访：十三年的呼唤

（明慧记者荷雨多伦多采访报道）“一天清早下了夜班，我照旧直搭地铁赶去中国城讲真相。那些年，我几乎都是坐在地铁上打个盹休息一下。快到站惊醒时，我发现有人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当与那道既熟悉而又陌生的目光相遇，那男子尴尬地低下了头，他复杂的眼神里已没了往日的轻蔑与仇恨——他就是那个在中国城多次骂我，曾眼喷怒火、撕碎我给的法轮功真相资料的男子。目睹我一大早一身困乏地赶去中国城，他既内疚，又感动……”

“他从此开始有了笑容，当再给他真相资料时，他很友善地说：留给别人吧，我都明白了。后来又一次在地铁上相遇，当时只有一个座，他让我坐，说：‘你那么辛苦，你坐，你坐！’”

凤英曾在中国国内一家省级医院工作，现居加拿大多伦多。回忆起十年前的那一幕，她对那男子当时的眼神仍印象深刻。“他原本也是个斯文人，也许是这场针对法轮功的迫害惨烈得令人不敢相信，他曾宁肯相信中共所说的法轮功背后有‘反华势力’，我们在旅游点和中领馆讲真相是‘受人雇佣指使’，是为‘每天挣几十块钱’；党、国不分的他曾冲我破口谩骂：‘你有时间，你去打工啊！一天为挣几块钱站在这里，丢中国的脸！’他无法相信我长期利用上夜班挤出白天的时间来告诉人法轮功真



图片说明：凤英（右）一家人

相，不拿一分钱。”

面对如今容光焕发、乐观豁达的凤英，很难想象她因肝硬化曾在死亡线上挣扎，在绝望中度日如年。幸运的是，十七年前，她修炼法轮功后奇迹般地摆脱了病魔，重获新生。像其他法轮功学员一样，身心受益的凤英面对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抹黑，毅然站出来，向人们讲法轮功真相。最初时，受中共谎言影响，有人恶语、谩骂、骚扰、围攻，凤英始终以诚相待，用慈悲消融敌意，令很多人对法轮功有了正面的认识。上面的一幕，就是凤英的真实经历。

2001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难以为继，为了维持迫害，煽动人们对法轮功的仇恨，制造了“天安门自焚”伪案。事发后，凤英曾打电话找到那个在新闻中接受记者采访的处治“自焚烧伤者”的李迟大夫，调查此事。

“我问他：你们北京积水潭医院是全国最有名的烧伤专科，可你当时对那些‘天安门自焚’伤者的治疗方法不妥呀，怎么用纱布把人裹得严严实实的？对大面积烧伤者，你怎么不作无菌隔离，还允许记者近距离采访啊？还有那个严重吸入性烧伤的小女孩，气管被切开后四天怎么就能说话、唱歌？这些都有悖医学常识嘛。‘自焚’到底是咋回事呀？”

李迟说：“我们有规定，要接受采访，须经院党委批准，否则，拒绝

回答任何问题。”然后就匆匆把电话给挂了。

凤英说：“重度烧伤者应被安置到无菌间严格隔离消毒，连医生护士都要尽量避免进出，以减少感染机会，怎能允许记者随便手拿话筒近距离采访、拍特写镜头呢？明眼人一看殃视‘自焚’就知是造假。”

“如果中共不迫害法轮功，整个社会将人心向善，安居乐业，今天的神州大地会是另一番景象。可叹西来幽灵砸烂了华夏文明，以无神论和物质利益扼杀人的良知，甚至把‘白衣天使’变成活摘贩卖人体器官的‘杀人恶魔’！中共迫害天法，正将绑架着世人的死亡列车开向毁灭的深渊。可怕的是，还有人浑然不觉，以为自己过得好，以为迫害法轮功与己无关。实际上，每个人都身在其中。”

十三年来，像凤英这样一群平凡而又非凡的修炼人，在谎言的恶浪中，在非法刑讯、判刑和虐杀中、在被曲解和歧视中，用真止伪，以善制恶。他们日夜奔忙，用对真、善、忍的实践与坚守为他人捧上平安的未来。

可贵的中国人啊，切莫辜负这十三年的承受，十三年的呼唤，十三年的期待！◇



图片说明：中央电视台“天安门自焚案”中的“烧伤病人”，记者不穿卫生服，不戴口罩，大胆采访。

首届大马女子马拉松赛 天国乐团受邀演奏



首届马来西亚女子马拉松于2013年4月7日，在雪兰莪州首府莎阿南正式开跑，这项由马来西亚铁人有限公司主办、莎阿南市议会支持的马拉松赛，吸引了两千位女士报名参加三项不同路程的竞赛。比赛当天，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受邀出席进行演奏（图）。

回忆当年炼功点

【明慧网】修炼法轮功前，我患有腰椎劳损、风湿性关节炎、子宫肌瘤等多种疾病，由于药吃多了胃也痛，苦不堪言，弄得我脾气暴躁，心烦意乱，总往女儿和丈夫身上出气，搞得家庭气氛很紧张。

一九九五年三月中旬，我在同事家听到师父的讲法录音。于是我到处寻找炼功点，五月一日，我和丈夫到琴台公园，丈夫老远就看见法轮功简介，很多人都在看，炼功场面很大，很多人都在打坐，旁边还有人在义务教功。我们走到跟前看了一会儿，马上就有学员过来亲切地介绍法轮功，并告诉离我家距离最近的炼功地点。

第二天，我找到硚口文化宫，一进门就听见悠扬的法轮功炼功音乐，很快就有学员过来热情耐心地教我炼功动作。《转法轮》这部书使我整个人的思想境界完全变了，让我找到了人生的真谛，当时我的心情又激动，又高兴。

那时我们每天早、晚都在炼功点集体炼功、读《转法轮》，越来越多的人走入法轮功修炼。有一次参加集体炼功，从古田路到黄浦路，全是法轮功学员在街道两边炼功。那时法轮



图片说明：李洪志师父在武汉共举办过五期法轮功传授班。法轮功备受武汉人民喜爱。这是 1997 年由 5000 多名武汉法轮功学员集体炼功，列队组字，上部分为法轮图形，下部分为“真善忍”，场面宏大，震撼人心。

大法传遍了整个武汉各个角落。

我所居住的军事学院，由于修炼的人数增加得很快，也自动地形成了一个炼功点。学员大多数是教师、医生、教授等。从此我们白天在学院草坪上炼功，晚上有时在学院大礼堂看师父的讲法录像，或者是在小会议室交流修炼心得。

有一位老教授患直肠癌，学炼了很多气功都不见效。学了法轮功后他癌症痊愈了。后来他工作的部门组织老干部检查身体，医生都知道他曾是癌症患者，没想到他的检查结果比年轻人还要健康。他很自豪地说是法

轮功救了他。

还有一位同济医学院的教授，长期头晕，还伴有其他的病症，每天十点起床，不能上班，只能在家里写论文。他学法轮功后不久，就骑着自行车上班了。

有一位学员是歌唱演员，声带小结，开刀后嗓子哑了。当时她只能听别人读《转法轮》，有学员告诉她：你也可以读。她哑着声音读。可是到第三天的时候，她的声音亮了。她激动地跑到医院告诉医生：我又能唱歌了！是法轮大法让我从新唱歌了！（文／武汉大法弟子 诺言）◇

挪威女教师罕见的风湿病消失了

【明慧网】西茜住在挪威西部沿海城市斯达万格，她说：“当时我被诊断得了一种罕见的风湿病，整个身体的软骨组织，包括心脏都有可能受到侵蚀。当时我已经服用可的松一年了。我曾经询问过医学教授如何才能避免使用激素。我得到的回答是我必须终身服用这些药物。他认为没有任何方法，无论是食物还是改变生活方式都不能使我成为健康的人。”

2002 年西茜开始炼法轮功，两个月后，西茜感觉到身体变得轻松了，疼痛减轻了，精力旺盛了，在征求大夫的意见后开始减少药量。

2006 年，西茜在欧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上发言说：“长话短说，今天我是一个健康的人，没有病痛，精力充沛，那些药物已在三年前

就扔掉了，我的身体得到了净化。”

“在过去的三年里，我几乎没有因为生病而缺勤。而在几年前我却是经常地请病假，我能够忍受身体的病痛，我已经习惯于它，但精神的疲惫使我在一段时间里不能工作。而现在，我的同事对我说：‘西茜，你从来都不生病！’”

宽厚纯朴的西茜一开始不好意思在亲朋好友和她所工作的学校里讲述法轮功和迫害真相，但希望帮助结束这个残酷的迫害的愿望战胜了不好意思的人情，她开始在她所在的学校为学生们开设法轮功课程，并且联系其他学校，提供法轮功课程。

随后这几年中，西茜用自己的积蓄和假期，去各地的健康博览会上介绍法轮功对健康的效应。她的热情讲



图片说明：西茜在海边炼功

解帮助了很多的挪威人认识法轮功。或许是因为挪威人热爱自然与和平的本性，当他们接触到“真、善、忍”法轮大法时很多人都能认同，更有一些人还加入了修炼的行列。◇

大连赵继华在山东被迫害八年 九死一生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四月十日】大连法轮功学员赵继华，今年四十三岁，曾两次回山东老家菏泽地区讲真相，遭到当地派出所绑架，投入看守所和监狱，共计八年，遭到了灭绝人性的酷刑折磨，九死一生。请看她对此段经历的自述。

第一次回山东遭遇的迫害

二零零一年，中共邪党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疯狂迫害时，我便想要让山东老家的人赶快明白法轮功的真相。于是年末借回老家过年之际，去大田集赶会的路上，我往树上贴自己写的：“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过往遇到行人就告诉他们真相，不料被一个女青年打电话告到大田派出所，当我走到大田集公路时被一辆警车截住了。警察问我是炼法轮功的吗？我说是，他们说：“跟我们走一趟”。

到了派出所，一个一米八几的年轻警察问：“你现在还炼不炼？”。“炼”。话刚出口，巴掌似雨点般向我打来，另一个也是年轻警察嘴里一边喊着：“我叫你炼。”一边在我后背猛捶。就在我要昏倒时，高个子警察一把拽起我问：“还炼不炼啦？”“炼”。随着一声“我叫你炼”，那个高个子警察恶狠狠的握着拳头把大拇指插到食指和中指之间向我的右眼直插进去。（当时我就感到有一股力量拽着我的衣服往后拖了一大步远，是师父的法身在保护我）当我醒来时发现那个高个子警察正蹲在我的眼前用手纸擦拭我的嘴角，见我醒来，便伸出他的大拇指叫我看：“你看把我的指甲都弄劈了”。那两个警察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当晚我被送到了成武县看守所，那号里的人都很震惊，警察如此嚣张，凶狠的毒打一个信仰真善忍的人，那就是中共政府在包庇，纵容执法犯罪。更令人震惊的是警察当时从我的棉袄兜里掏走一百元钱。

在看守所里待到八十天时，值班所长把我带到了院子里，院里站着十多个警察，叫我最后一次表态，只要说一声“不炼了”就放我回家。见我

不表态，就说：“赵继华，你既然要修炼，就得把你送去济南学习”。

次日，我被送到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一进去就强行“转化”，硬行洗脑八个多月，期间一宿只睡四、五个小时觉，洗漱时间只限五分钟，再就是罚坐，一天最少十六、十七个小时，屁股不离板凳。裤子都磨出了洞。罚坐不成就罚站。从起床站到睡觉，“转化”不成，就把我调离了五大队。（当时“转化”我的人都认为是送我去监狱）。不料到了五大队，仍然是强行洗脑，更凶狠的是三两天就换一批来“转化”我的人。软硬兼施，更甚者还帮我写“决裂书”强行抓着我的手摁手印，我宁死不从，有的就拿板凳砸我的头，我只有求师父保佑。邪恶无计可施。最后又把我调到了集训队。在那里我挨过电棍，坐过老虎凳，躺过死人床，也曾被绑成“大”字型长时间鼻饲。更恶毒的是在零下十四摄氏度。我因替同修讲“开释”被吊在了禁闭室里的铁棍子上，不吃不喝不睡四天三宿半。夜里三点多钟被卸下来时，才发现十手指肚（已经失去知觉）象烧焦了似的变成黑的。这与在监狱集训队里那种深夜用黑布遮住门窗残忍暴虐时施用的酷刑比毫不逊色。

第二次回山东遭遇的迫害

二零零五年底的一天，我回山东老家的母亲家住，在我当年上中学的母校门口，给一个中学生送去《献给中学生朋友》的小册子，被一个老师举报到当地乡派出所，警察将我抓走，并从我的母亲家里抢走了我的电脑、收录机、MP3、DVD 和我临时借来的自行车。

当晚，我被关押在一个招待所里，第二天吃过早饭把我带到了公安局，中午时分，两个警察告诉我“赵继华，你被逮捕了，你在这个表上按个手印吧”，我望着他们递过来的表问道：“啥叫逮捕？”警察说：人家老师把你告了，你现在暂时被刑事拘留，但是你可以请律师。”后来看到宪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可侵犯。任何公民非

经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而我在被迫害过程中没经过检察院，虽然在被关期间去了两个检察官，当时我问他们是干啥的？他们没有回答，只是看了我一眼，然后相互交换了一下眼神便起身走了，只字未提。所谓开庭那天，也只有一个办公室里，而且没有原告……后来法院下来“判决”，即“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我被非法判刑六年。

一进监狱集训队就被强行洗脑，强行灌输无神谬论，高压强迫放弃大法修炼，他们叫做“转化”工作。我从修炼那天起就深知自己就是为得这个大法来的。我怎能听他们的邪说。我不写所谓的“决裂书”。更不愿出卖良心听他们的诋毁师父、诽谤大法声音，我不写“揭批”。他们就不让我走出监舍半步，即便是出去刷碗或上厕所，都得向值岗的人喊“报告”。即使喊了还经常叫等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甚至只要不“转化”，即使再喊“报告”，他们也不让上厕所。我只好吃东西了，他们四天后就采取强行灌食，被灌食后四天后，我仍不大小便，就告诉我必须住院强行插导尿管。我便求师父加持，做到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社会状态。每顿饭干啃一个馒头，数日后，他们见我仍不上厕所，便不再叫喊“报告”。因我不接受胸牌，他们就罚我站通宵，直到我两腿肿的连一号囚裤都穿不进去，穿四十号的鞋，脚面还有多处被磨破了皮方肯罢休。后因我拒不承认自己是罪犯，曾先后四次被关入地牢，时至腊月前后，阴冷的水泥地上铺一块红色胶皮革，即当地又当床，每天早饭后，他们都用水淋淋的拖布擦一遍，只见皮革上的水珠一天到晚从不间断，致使夜里铺一个棉垫睡觉，待到起床时垫子都是湿的。

若不修炼大法，没有师父呵护根本走不过来。这么多年所受的迫害，罄竹难书，说不尽道不完。而真正犯罪的是那些追随中共流氓集团的公检法司“六一零”具体执行实施者，践踏法律，知法犯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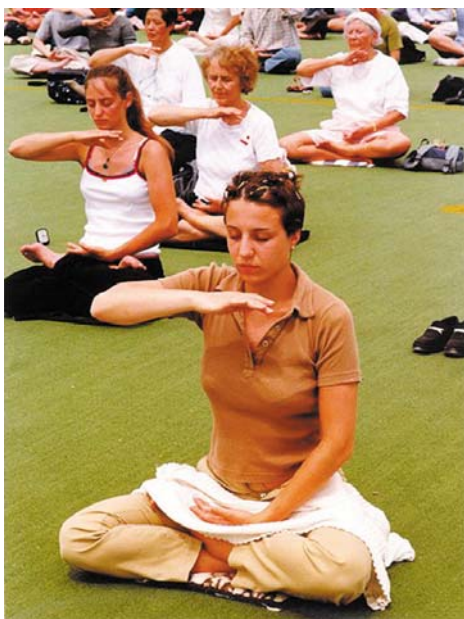
(明慧记者华云编辑)静坐对缓解疼痛比吗啡这样强力的药物还要有效, 80 分钟的静坐训练就可以产生迅速而有效的止痛效果。这是 2011 年发表在《神经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的结论。

这个研究是在实验室里进行的。在静坐训练之前和之后, 研究者用一个加热的探头按在十五位男女受试者的腿上。探头逐渐将皮肤的温度升至 120 华氏度 (约 50 摄氏度), 令人感到疼痛。在此过程中, 受试者接受大脑扫描。

此前受试者接受了四次 20 分钟的静坐训练。在第二次加热探头被施用的过程中, 受试者进行静坐, 根据他们的打分, 疼痛的不舒服感平均减轻了 57%, 而疼痛的强度则下降了 40%。与此相比, 吗啡导致的疼痛缓解仅达 25%。

大脑扫描显示有关疼痛的大脑区域在静坐后变得平静。在静坐过程

静坐止痛 胜过医药



图片说明: 欧洲法轮功学员集体炼功

中, 这个区域似乎完全被关掉。

研究者说, 这是第一次证明一个

多小时的静坐可以戏剧性地降低疼痛的感受和有关疼痛的大脑活动。这项研究显示静坐可以在大脑中产生真正的效果, 从而帮助人们不用药物就能大幅降低他们的疼痛。

需要指出的是, 任何药物都有副作用, 吗啡等止痛药还会让人上瘾。而打坐则没有任何副作用, 且不需花费金钱。

近年来, 很多研究都显示静坐对健康的益处。其实这一点早已被广大法轮功修炼者证实。法轮功有五套舒缓的功法, 其中第五套功法是在打坐中进行。绝大多数法轮功修炼者通过修炼, 得以祛除以前的疾病, 真正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美好。明慧网已经刊登了大量这样的例子。

当然, 真正达到这一点, 只通过打坐是不够的, 更主要的是要提高自己的心性, 指导法轮功学员提高心性的是李洪志先生的《转法轮》等著作。◇

【明慧网】当“小号、大挂、电击、灌食、毒打、老虎凳、死人床、长时间劳役……”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出现在眼前时, 正常人都会窒息, 因为电影、小说中也没有如此大范围的血腥镜头啊。可是这一切却是真的, 就发生在你我身边。

2013 年 4 月 7 日晚, 中国大陆多家媒体登载了一篇文章, 题为: 走出“马三家”。一位《新京报》传媒研究院总监、首席评论员, 在拍摄《保印说新闻》第 16 期: 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成人间地狱节目后, 在微博表示, 他在颤抖和极度悲愤中录完了节目, 录完后他放声大哭! 连见多识广的媒体人都承受不住这巨大的悲愤, 可想那一幕幕是多么的惨烈。

“马三家”这个名字对世界人民来说并不陌生。自 1999 年 7 月 20 日以来, 因上访和坚持信仰而在马三家等各地劳教所遭受严酷迫害的人员中, 法轮功学员首当其冲。早在 2000 年, 辽宁马三家的警察去香港游玩时, 当有人问他们是哪儿的警察? 他们都不敢说是马三家的, 因为把十八个女法轮功学员扒光衣服投入男监就是马三家劳教所干的。

“马三家”惊梦



图片说明: 中共劳教所内的种种酷刑

作为人来讲, 天生都是善良的, 可是为什么“马三家”有这么多邪恶的警察呢?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一切邪恶来自江泽民对法轮功下的“杀无赦”的毒令, 来自中共邪灵对人性的扭曲。罄竹难书的手段都是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过程中积攒起来的。

现在“马三家”已成了中共劳教所的代名词, 那些恶毒、凶残的“警察”都是玷污了警察职业的罪犯。他(她)们一定想不到用残暴制造的美梦这么快地就要破灭了。

中共准备取消劳教制度, 并不是中共进步的展示。不过是在越来越多国际、国内反劳教制度的舆论压力下, 在内部争权的角斗中, 当局企图掩盖罪恶的本质而作秀罢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仍然在继续, 并且在更多地践踏法律, 把无辜善良的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甚至判重刑, 投入监狱而迫害。无论中共怎么做, 天灭中共已成定局。

“马三家”的曝光, 叫人从感官上更进一步地看到了中共的邪恶。那些认为迫害法轮功与自己无关的人, 能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其实就是对所有人的迫害。在人们闭上眼睛回避、默认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过程中, 中共恶徒们练就了杀人的“本领”。社会上的许多凶杀案与灾难, 都是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贪官、恶徒们干的。他们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 失去了人性。

无论是劳教所的恶警, 还是监狱的恶警, 都应该从中共给你们的“美梦”中惊醒了, 因为当迫害法轮功的罪恶大白于天下之时, 就是天灭中共到来之时。这一天还远吗? (文/大陆法轮功学员) ◇